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發財秘訣 第二回 察嗜好貨郎逐利 發儲藏夫婦秤金

卻說那外國人翻身入內，不多一會便一哄的跑了二三十個外國人出來。區丙拿了一個料泡，不住的呼吸，那些外國人都站著觀看。內中有一個走過來，拿起一個頂大的，對著他嘖咕。區丙雖不懂說話，情知他是問價，心中也沒有主意。隨手伸出一掌，卻是五個指頭都豎了起來。那外國人便給他五元洋銀，拿了一個，放在唇邊，輕輕的學著呼吸，卻口兵嘖口兵嘖響了好幾聲，隨即嘯的一聲破了。於是二三十個外國人爭著來買，隨買，隨吹；隨吹，隨破。不多一會，把一筐料泡賣個罄盡。提了竹筐要走，一個外國人卻又對他嘖咕著，做手勢，用手向前一指，卻又回手向所站的地下一指。區丙知道是叫他再來的意思，點頭會意。

別了外國人一徑走到碼頭上，恰好走省城的船將近起碇，遂附了船徑至省城，奔回張棧鄉家中，背著妻子悄悄地把洋銀一數，有五百數十元，心中十分歡喜。等到夜靜時悄悄的走到後院，尋著一個盛水瓦罐，提到房裡。把五百餘元都輕輕藏入罐內，又把那瓦罐放在一鋪空牀底下壁角旁邊，用點炭簍、柴把等遮護住。身邊還帶著十餘元，挨到破天亮時，便起身趕到省城去，在舊木器店裡買了兩口輕巧杉木玻璃櫃，用水洗刷乾淨，買兩張紅綠紙，把裡麵糊裱起來。又買了兩根繩子、一根扁擔，把櫃挑起，到料器店裡，買了不少的料泡，附了船，仍到香港去。

走到那總會門口，卻是靜悄悄的，不見一人。等了半晌，仍無動靜，不覺心中疑訝。原來他前一回到此，恰值十二點鐘之後，兩點鐘之前。是外國人午間吃飯休息的時候，所以各外國人都聚集在總會裡。他這一回到此，卻已過了兩點鐘。直等到五點鐘之後，方才陸續有人來。那些外國人看見他挑著玻璃櫃，那些料泡都安放在櫃內，便都指點說笑，意思是說他這個擔子比竹筐講究了。這一回也被他賣去不少，也有兩個外國人學會呼吸之法了，於是一個教一個，差不多都教會了。這料泡便不大肯破。有一個外國人把他帶到住宅裡去，叫那外國女人出來看，花錢買了來，都是一吹即破。驚動了隔壁鄰居的外國家眷，都來看，看見了都要買。女人、小孩子，嘻嘻哈哈的一陣，早又賣完了。

區丙連夜又趁了夜船，趕回省城，天亮時，早到了。找一個相識人家，寄下玻璃櫃。連忙趕回家，依然背著妻子，點了一點洋銀數，卻有七百多元，照舊收藏起來。又趕到省城去，依然販了料泡到香港。話伏煩絮，如此販了三四遍，他的洋錢已經積了三千多了。那些外國人都學會了那呼吸之法，便不以為奇，不大買了。

看官！這舊社會中「福至心靈」的一句話，雖是極腐敗不足信的，然而實有其理。那區丙看見外國人買的少了，他卻弄一個玄虛，把那料泡兒吹作一片■列之聲，外國人見了又以為奇怪。原來那種料泡另有一個吹法，是用嘴唇銜著那管子，輕輕用氣吹進去，可以鼓蕩得成一片■列之聲。當時外國人聽得，以為另是一種東西，問他討過去翻來覆的細看，卻只看不出個道理來，又遞過去，叫他吹，他又吹了一陣。一時間總會裡的外國人都出來看，又紛紛的買，誰知這種吹法破的更容易，破的容易，他的生意卻又好起來了。如此又販了兩三遍，洋銀積了有六七千。

他看著這料泡生意將成強弩之末了，便回到省城，在市上閒行，要尋些奇巧東西去販賣。忽然看見路旁地攤上擺著些窰貨小人兒，此種窰貨出在「石灣」地方，那小人做得才和棗核般大，頭便像一顆綠豆，手便像兩粒芝麻，卻做得鬚眉欲活，栩栩如生。也有著棋的，也有撐船的，漁樵、耕讀無所不有。

是人家盆景上、假山用作點綴的，還有些房屋、橋樑、木柵、更樓、寶塔之類。花樣甚多。若到石灣去販，不過四五文一個。

在省城買起來都要七八文。區丙看了，便觸動了機關，即刻趕到石灣去。好在只有六七十里路，鄉下人跑慣的，不消兩三個時辰，早走到了。便到窰戶裡去，揀了一千多個，付了價，仍趕回省城。過了一夜，便趕到香港。外國人見了，果然嘖嘖稱羨，及至問他價時，他卻伸出了兩個指頭，那外國人便揀了十個，給了他二十元洋銀。不一會，驚動了總會裡的外國人，呼朋引類爭先購買。那消一日工夫，這一千多個小人兒早變了上三千的洋銀了。區丙一想，這個又是好買賣。連忙運了洋銀回家。悄悄的安放停當，又趕到石灣一販，便是五千個。好在這東西又輕又小，既不重累，又不占地方，比著料泡兒，更容易帶。這回那些外國人竟有一買二三百三四百，要寄回外國作貨物販賣的，也有寄去送人的，所以買的更多，被他五六次一販，鬧得賺下的錢也忘了數目了，屈指一計，做這個買賣不覺三個多月了。我也該歇息歇息了。便從此不做生意，也不愁不是一個富翁了。想定了主意，便在省城寄下那兩口櫃，仍然提著一根扁擔，徑回張棧。

入到家中，取出一元銀叫妻子道：「你去！和我買一副豬頭三牲回來！下餘的錢多打些酒。」妻子道：「你又不要拜神禮佛，買三牲作甚麼？」區丙道：「我正要酬神呢。」妻子道：

「你又不曾許甚麼願，此刻又酬甚麼神呢？」區丙道：「我此刻發了財了。難道不應該酬神？」區丙在身邊取出一個紙包來，在桌上一放，道：「你去看來！」妻子打開一看，見是雪白的洋銀，數了一數，整整的五十元。便笑道：「恭喜呢！是從那裡發來這注財？」區丙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只和我快去買豬頭三牲來。」妻子道：「將就點，就買一隻雞罷。等再發了大財，再用三牲不遲。」區丙道：「菩薩多享受我點，自然保佑我再發財。你不要多說，快買來罷。」他妻子果然到市上去，買了一副豬頭三牲，及神福、紙馬、香燭等回來。夫妻兩個一齊動手，煮熟了。當天點了香燭，區丙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。那妻子更是笑得合不攏嘴，搗蒜般叩了無數的頭，方才起來。奠過酒，焚了紙馬，將三牲切開，燙上酒來，夫妻兩個對酌。妻子帶笑道：「當家的，你這注財到底在那裡發來的？何防告訴我一聲。」區丙道：「你不必查問，你看見這雪白的洋銀，心愛不心愛？」妻子道：「為甚不愛？當家的，你可肯給我十元？我今年冬衣也有，要想做一件細布棉襖過冬。」區丙道：「你要，便拿十元去，有甚不肯？」妻子喜歡得眉花眼笑，斟上一杯酒，道：「當家的，你還要發財呢，難得這般大量。請乾一杯！」區丙接過，一飲而盡，道：「我奔走了三個多月，今天是頭一回享福也。」妻子道：「正是你這兩三個月以來，從不曾好好在家過一天。到底在外做些甚麼生意？我屢次要問你，只見你沒有好顏色向我，我所以不敢動問。」區丙不答，在懷中掏出那包洋銀，打開取了十元，交給妻子。喜歡得他笑得眼睛沒了縫，連忙接過揣在懷裡。又滿滿的斟上一杯酒，道：「酒冷了，等我去再燙一燙。」拿了酒壺，走到灶下，把酒壺放在炭爐子上，取出那十元洋銀，翻來覆去看了又看，不住的癡笑；又喃喃的自言自語道：「千萬不要是做夢才好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又看。不提防把酒燙滾了，沸了出來，那酒烘的一聲，燒著了，慌得他連忙去搶酒壺，把洋銀灑了一地，又不住口的往酒壺上吹。好容易把火吹熄了，才去拾那洋銀，卻找來找去只有九元。心想：這裡是泥地，又沒個地縫，難道是鬼來搶去了？沒奈何，只得先拿酒出去，等吃完了酒再來尋找。想罷，提起酒壺，誰知那元銀洋正在酒壺底下。遂喜喜歡歡的拾了起來，揣在懷裡，拿酒出來。一面走著，喃喃的自言自語道：「幾乎剩了九元。」區丙彷彿聽得，便問道：「你說甚麼九元？」妻子乘機扯謊道：「當家的，你才給我的洋銀只有九元。」區丙道：「只怕是數錯了，補給你一元就是。」妻子忙過來，換上熱酒，區丙又給了他一元。他便暗暗喜歡的了不得。二人又吃了幾杯，方才吃飯。吃完收拾過了，已近黃昏時候。

區丙自己起身，走到市上一家相熟的雜貨店裡。對掌櫃的說道：「不知寶號所用的大秤可是天平秤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我們鄉下人家都是老實公平的，所有大小秤都一律的是十六兩天平秤。不比蘇州上海的人家，黑良心，專門刻剝小負販，用二十四兩、三十二兩的天平秤。」區丙道：「如此，乞借一用？明日一早送還。」掌櫃的道：「阿丙哥，可是黑底裡還買柴？」區丙道：「正是。因為秤是人家不停要用的，白日裡告借不易，所以連夜來借一用，明早好送還。」掌櫃的就拿秤借給他。

區丙一手提了秤錘，一手拿了秤桿回去。及到家時，他妻子已點上燈了，看見區丙拿了秤來，便問道：「當家的，你借秤來做甚麼？」區丙道：「有個用處。」說著，放下秤桿、秤錘，把大門關上，進來。又把堂屋門關了，拿了秤，到房裡去。

妻子道：「那房裡秤甚麼？你吃了酒，到臥房裡睡罷。要秤甚麼明日再說。」區丙道：「你莫管，代我拿燈進來。」妻子便

拿了燈進房，放在桌上。只見靠裡面一鋪空牀，牀上也沒有被褥、帳子等，只放幾件盆桶罌罐之類。看官！這一鋪底下是區丙藏放洋銀之所了。當下區丙對妻子道：「你代我把牀底下的東西搬了出來。」妻子便低頭把一個炭箕、幾把木柴拉了出來，再往裡看，是一個粗麻布袋，用手拉了一拉，卻拉不動。兩隻手去拉，也拉不動。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放的也忘記了，重得很呢。」區丙道：「代我來。」低頭、彎腰，用手去拉，莫想動得分毫，不覺暗暗吃驚起來，道：「也罷，把牀拆了罷。」於是親自動手，把牀上的盆桶之類，拿過一邊。廣東鄉下人家的牀只有兩條板凳，擱上幾塊木板，只要把木板豎起，牀就拆了。他妻子留心看時，只見麻袋裡面無數的小麻袋，連忙把燈放在地下，拆開一袋看時，見滿滿的都是洋銀，再拆一袋看，也是洋銀。一連看了幾袋，只嚇得他目瞪口呆，心驚肉跳，手足無措，出了一身冷汗。正是：

驚喜交集，變為怖畏。

窮人發財，如同受罪。

這麻袋裡的洋銀不知究有多少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凡實業家，無論為操藝術者，操轉運者，皆當默察社會風氣。隨之轉移，然後其業可久可大。每怪吾國人，無論所操可業，皆一成不變，甘心坐致敗壞。

是則大可哀者也。區丙一小負販，乃能潛窺默察，投其所嗜好者。嗚呼！毋謂其富為微致也。販料泡一節，特欺之耳。至於石灣窯貨，不可謂非吾國美術之一。

外人至今猶多購之者。然亦墨守舊法，不圖進步工藝之徒，夫何足怪？獨怪夫士君子動以懷時局自命，而卒無以提倡之耳。凡事皆然，寧獨此窯貨已哉。

下半回無端寫區丙妻子種種醜態，非得已也。

以筆法論所以，反照第二回其妻子云云一段，使之相映成色。